

齐白石

K825.72

41



文化人影记丛书

齐白石

萨本介 著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齐白石/萨本介编著 . - 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.6
(文化人影记丛书)
ISBN 7-5434-4178-0

I . 齐... II . 萨... III . 齐白石 (1863~1957) - 评传
IV 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6293 号

文化人影记丛书 **齐白石** 萨本介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4.375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：24.00 元

ISBN 7-5434-4178-0/K·171

序 言

萨本介

编这本书，写过百十篇小段子了，又奉命写一篇序，头脑中灵光一闪，突然，闪出一个“真人不露相”，得，就是它了。

“真人不露相”，往往是指有本事的人说的，而且是对活着的有本事的人说的。齐白石活着的时候，自己也是抱定“不露相”宗旨的。“寡交因是非”、“一切画会无能加入”、“星塘白屋不出公卿”什么的。但是这跟齐白石干的“活儿”又是正好相反。依世人的眼光，齐白石是个画家，他有什么办法做到“不露相”呢？白石老人画出来的就分明是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尝到的、摸到的，这不光露了相，而且加上老人自己心里头想的，这不都露了底了么？！当然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有一个真相被画名所掩的事儿。白石老人过世已经四十多个年头了，这期间又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是到了该露一露真相的时候了。正好这时候出版社约我编这么一本书，就借这么个机会，尽可能多露一点儿吧。人活着的时候不露相，是自己对自己有信心，是涵养、水平。而死去的真人仍没有被人“揭”出真相，那恐怕世人都不知什么是真人了。书里的边边角角还添了不少白石老人的诗文、篆刻、书法、绘画。这不只是亮出几张老照片给大伙儿看看，而是按年代把白石老人“衰年变法”以后一直到辞世的全过程介绍了一遍；这不仅仅是把齐白石的技艺向世人说一说，而主要想通过画外之相，让现如今的咱们感受一下鲜活的人；甚至还有那么点奢望，想透过露出来的这么些“点”，把现实的你我

到白石老人所处的那个年代里去……“看到”露了相的真人——找出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真人——找出点儿人本人真的东西来。

就在刚刚开始编这本小书不久，母亲突然去世。我一下子沉浸在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沉痛里，也体会到什么是痛楚。悲痛使我停了两个月的笔，而后一下笔又不可收拾。我想，我是带着失去至亲至爱的母亲的情感来编写的。也就以这本小书献给我的母亲，纪念我的母亲——她正是那种我要说的人。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
母亲逝世一周年后于往下出溜斋

這是一家子

齊白石有兩個妻子。他與兩個妻子都有很深的感情。兩個妻子相處也很融洽。原配妻子陳春君，自幼嫁到齊家，成年後才與齊白石“圓房”，是一個典型的湖南農家女子。齊白石五十多歲以前的家，多亏有她支撐。齊白石晚年寫有回憶詩《葡萄架下說往事》：

山妻笑我負平生，世亂身衰重遠行。

年少厭聞難再得，葡萄陰下紡紗聲。

可以反映齊白石和陳春君生活的艰辛和他們之間的情感。

齊白石的第二位妻子胡寶珠，是陳春君為夫君北上定居而親選的“副室”。陳春君去世後，扶為“繼室”。胡也是一位篾匠的女兒，雖然比齊小許多，但身體總不太好，她以病身服侍齊白石，陪齊度過了從湖南到北京定居的變遷：遇陳師曾而變法，齊派藝術

面目确立以及军阀混战、日军入侵等经历，齐白石对她很有感激之情。这从《慰姬人》一诗中可以体现出来：

笑嘻患难总相同，万里孤舟一老翁。
病后清癯怯风露，夜深窗隙纸亲封。

这是据今收集到最早的一张齐白石照片。在这以前可能还有，但没有找到。这张照片是根据齐良迟、齐良已的年龄而定的，大约拍摄在二十年代末，拍摄地点不详。从胡宝珠的身体看，是在怀孕。如果胡宝珠所怀的孩子是齐良怜的话，那这张照片就是一九二六年拍摄的。

一九二六年春齐白石还湘，不久又回北京。

四月二十三日母亲周夫人去世。

八月二日父亲齐贯政先生去世。

两度停止作画刻印。

年底迁居西城跨车胡同十五号。





这是一家子（左起：陈春君、齐白石、齐良已、齐良迟、胡宝珠。约摄于二十
年代末）



山人
(约摄于一九三〇年或稍后)

山人

齐白石曾自号“山人”，这张照片的样子也的的确确像个山人。齐白石在《题十六年前自作之画》中写道：

清平欲作懒头陀，十六年前乡誉讹。

惭愧微名动天下，感恩还在绿林多。

从照片上齐白石的题字，也可以看出他的“个性”。

摇扇可以消炎，茸装可以御凉。

二者日日须防，任人窃笑颠狂。

落款的时间是“庚午正月”，应该是照片拍摄之前，那么此帧照应是一九三〇年或稍后。

一九三〇年二弟纯松在家乡去世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侵占东北。



北洋武院 需要完整明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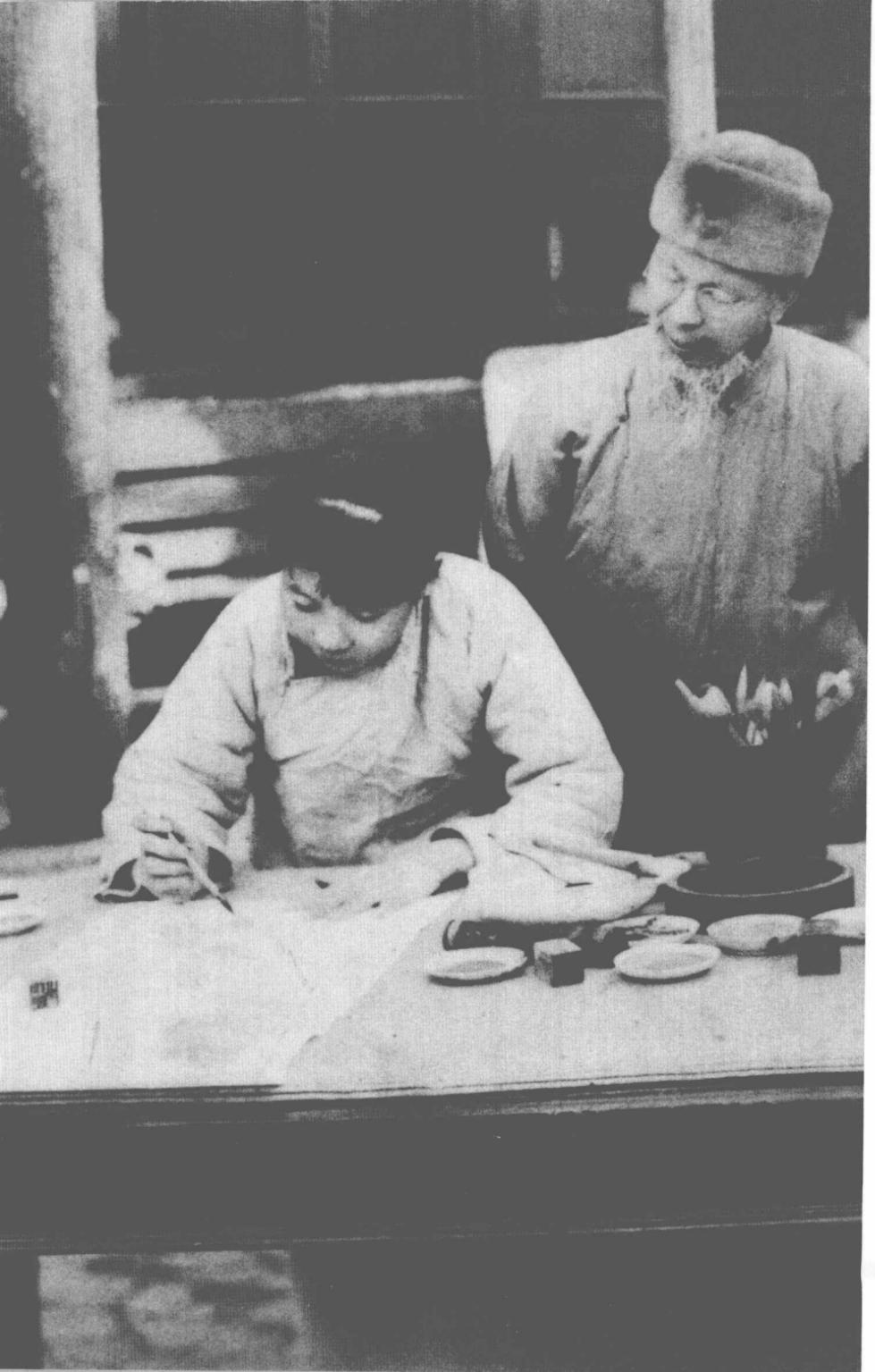
这张照片是在现在的齐白石故居拍摄的。照片右侧的石阶就是大道走下来的台阶。照片背景的四扇小门和那棵“小树”今已不存。照片上的小孩儿难于确认。仅以成年人排名于后：左起：齐白石、胡宝珠、家馗（齐次孙媳）。

爷爷打鼓奶奶唱

北京人有句形容夫唱妇随的话，叫“爷爷打鼓奶奶唱”。

胡宝珠在齐白石身边每日理纸磨墨，看着看着，手难免发痒，于是便拿起笔来学着齐白石的样子画起来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齐白石在一张胡宝珠画的小鸡上又添了两只，并戏题不知今后谁能分出哪一是齐画的，哪一只是胡画的。也许就是这么个原因吧，胡宝珠放下了那只发痒的手，从此不再画了。

爷爷打鼓奶奶唱
(左起：胡宝珠、齐白石)





带眼镜的农民



带眼镜的农民

齐白石的画，有不少是“农民画”、“儿童画”。那农家的情，儿童的趣，深深打动着看到它的每一个人。齐白石的这么一张照片，就可以同时看到他的好几个“面”。是文化人？是，又不是。是农民？是，也不是。有童心？有，又没有。齐白石自己说：

理纸挥毫慚滿顏，虛名流播遍人間。

谁知未與兒童異，拾取黃泥便是山。

看老先生笑得，黃泥好像真的变成山了。

别看齐白石有憨的一面，他也还有另一面——多疑。多疑恰恰是憨的一面，说明齐白石敏感。齐白石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在“吾狐也”的一方印上跋道：“吾生性多疑，是吾所短，刊此自嘲，丙子五月，时客成都之治园，白石。”由此得知齐白石是严于剖析自己的。

一九三六年游四川，识方旭、黄宾虹。

